

名

人



霓
君

● 王 伟 周 红 著

● 『名人情结』丛书 ●

朱
湘



你一定熟悉他们的名字，
但你未必真的走进那属于他
们的感情世界：当你随着我们的学者、
作家的生花妙笔，来到那属于他们的
人生舞台，你一定会惊讶这儿上演的
剧目千姿百态！

情

结

● 名人情结丛书

● 王伟 周红 著

朱湘 霓君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责任编辑：韩亚君

封面设计：李鸿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湘 霓君/王伟、周红著. -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
1991.12

(名人情结丛书)

ISBN 7-5006-1782-8

I. 朱… II. ①王…②周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中国-现代
②朱湘-生平事迹 ③霓君-生平事迹 IV. I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1)第11188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092 1/32 8.25印张 4插页 165千字

1995年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,000册 定价8.60元

前 言

一个古老的民族,不仅有它悠久的历史,还有着它那长期积淀下来、令人艳羡的文明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,中国现代文化艺术,为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是一片蕴藏丰富的海洋,也是一片群星璀璨的星空。月朗星莹之时,举头远望,夜幕深邃,星河灿烂,不禁忆起那些曾为民族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巨人们:鲁迅、郭沫若、瞿秋白、茅盾、朱自清、徐悲鸿、郁达夫、蒋光慈、庐隐、萧乾、萧红、萧军、石评梅、朱湘,以及胡适、梁实秋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戴望舒……也许这其中的一些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差异,甚至对立,但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、发扬上,却从各自的角度上,程度不同地做出了他们的贡献。我们这套“名人情结”精品书系,立意想从这样一些文化巨人的身上,通过对他们情感世界、生命历程的细腻描写,来折射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深邃海洋。

与以往的人物传记不同,本丛书选择的是一个新颖而独特的角度,即注重情感世界的开掘。也由此,决定了作品的风格:优美,深情,文采斐然,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丛书的体例,采取上、下篇的写法。上篇重笔描摹文化巨

人们的生活、事业和情感；下篇是夫妇、恋人之间的两地书，谈人生，谈社会，谈理想，谈追求，谈日常生活，谈身边琐事，谈爱……每一篇都是美文，自然动人。个别书稿不分上下篇，原因是书信部分过少，只得以其它内容附录补充。从全套丛书来看，由于上篇“传”的部分比重偏大，故对于作者，我们均以著的方式署名，而未采取编著的方式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对于传主，之于其日常生活、情感世界，以及政治观点等诸方面的叙述描写，我们均主张采取客观的态度，力求达到一种纯然的真实。

这套丛书的作者，或为国家或省属社科院方面的专家、学者，或为国内高等学府的专门研究人员，个别作家更为全国闻名。这些作者，往往兼有学者的渊博，以及作家生动感人的文笔，如此，保证了作品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同时又极具艺术美感的独特之处。

一九九四年八月

目 录

上 篇

第一章 命运的抗争

- 一 孤寂的童年…………… (3)
- 二 清华园的叛逆…………… (12)
- 三 结婚…………… (21)
- 四 重返清华前后…………… (32)

第二章 新世界的梦想与破灭

- 一 赴美前夕…………… (42)
- 二 留学生活…………… (48)

第三章 悲怆交响曲

- 一 如歌的行板…………… (64)
- 二 漂泊的挣扎与绝望…………… (73)

下 篇

海外寄霓君 …………… 朱湘(89)

上 篇

第一章 命运的抗争

(1904——1927)

一 孤寂的童年

一片片白云天空上行，
像是些小船飘过湖心，
一刻儿起，一刻儿又沉，
摇着船舱里安卧的人；
睡呀，宝宝，
你去跟那些云。

——朱湘《摇篮歌》

清末，安徽太湖县内弥陀寺小镇一带，有一位朱氏中医郎中，医道高明，为人谦和持重；远近乡邻若有大病小疾，都愿意来此一医。朱家门庭若市，药店生意红火，家境也日趋兴旺，可谓富甲一方。

除了行医，朱氏郎中还精于教子。他对家业不甚关心，但对子女的学业、前途

十分注重，由于他精通诗书，要求严格，他的子孙都受其影响，乐于读书修行。其中一子朱延熹，字益斋，尤为出类拔萃。清代光绪丙戌(1886)年间，一举夺得了翰林第二名，钦赐进士出身；以后，历任江西学台、湖南道台等职位。朱延熹不仅博学强识，精通学问，而且人品清高。为政时两袖清风，政绩卓著。同治皇帝曾钦赐一块金匾，称之为“功高九万里，道台十三春”。这块匾，一直被朱家保存在原籍太湖，可惜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造反派们砸烂、烧毁了。

朱延熹的夫人张氏，有说是清末洋务派统领张之洞之女，有说是他的外甥女。尽管有争议，但可以肯定与张之洞有关。传说这位翰林院内阁学士惜才如命，惊叹朱延熹的天资，遂将张氏许配过去。朱夫人贤惠安详，给朱家生了姊妹七人，兄弟五人。尽管朱家常因主人的职位升提迁徙多地，但，这么一个大族，依旧兴旺、亨达，与朱夫人殷勤持家是分不开的。

一九〇四年，朱家终于定居到湖南沅陵县。这一年，朱家添了一个男婴，是兄弟排行中最末一个。“五少爷”的顺利降生，举家欢腾。因为，一则朱夫人身体虚弱，唯恐生产困难，大人小孩遭罪；二则朱延熹年事已高，晚年得子，自然喜不自禁。一家人热腾腾地忙碌了几天几夜，恭贺志喜的人络绎不绝。尽管疲惫虚弱，朱夫人见丈夫喜上眉梢，心中也格外欢喜，央告快给儿子取个中意的名字。朱延熹捻着胡须，踱步思忖片刻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娃子在沅陵出生，沅江浩瀚，滋养了丰厚的土地，这娃崽也离不开沅江水的哺育。我们要让他永远记住这条湘江，这块沅水，就给他起名叫朱湘，字子沅，希望他将来既有水的灵秀、清澈，又有水的气魄和力量。”

父亲的用意是善良而深刻的，说是刻意追求，抑或说是天意安排，朱湘这一生始终与水结缘。他的名字源自于水，他的身体又回归于水，从起点到终点，他短暂的二十九个春秋，划上了一个给人以多思的句号。

朱湘一出生，父母就寄予了厚望，宠爱自不待说。由于他天资聪慧，母亲很是呵护他，这更使他倍加享受到成年的姐姐们已陌生的温暖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母亲因积劳成疾，病体日益加重，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去世。这一年，朱湘才三岁。

一个三岁的孩子，还不知道什么叫悲伤。但失去母亲后，朱湘感到了一种乏味和寂寞。母亲温暖的怀抱消失了，父亲也很少再用胡须搔他的小脸蛋；哥哥们来去匆匆，谁愿意理睬一个小孩子的求助的目光？小姐姐们依然在院中，在阳光地里跳着绳子玩，没有一个搭理他。朱湘常常一人蹲在一角，呆呆地望着门外的风景：人、树枝、小鸟……还有那天空飘浮的白云，像湖心中的小船漂过，还有春光里袭人的花香，飞舞的蜜蜂，夜空中的星星，仿佛还能听到蚯蚓在井中吟唱……这一切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许多恬美的印象。

他吃得好，穿得也不差，在大人眼里，一个小孩子还能需要什么？他又需要什么？就这样，他被遗忘在孤独的角落里，他整日寡言少语，他的世界与那些玩闹的大孩子们隔着遥远，隔着欢乐。他的眼睛是大而明亮的，然而充满了寂寂的凄凉；他的目光是幽怨的，然而又流露着智慧。他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说。尽管如此，这种沉默、胆怯，或是冷淡的神情，又常遭到兄姐们的嘲弄、讪笑。每当这时，小朱湘总是安静地望

着他们肆虐的笑脸，不恼也不乐。他看到一个小姐姐也咧嘴望着他笑，模样十分好看，记得有一次，他靠在树干上睡着了，是这个小姐姐把他抱回家的。小姐姐的身体很柔软，温暖，像逝去的母亲一样，他感到幸福极了。要是小姐姐再抱抱我该多好哇！他这么想着，便假装闭眼睡觉。可是等啊等啊，过了好长时间，周围仿佛没有了人声，他偷偷地睁开一条眼缝一看，玩闹的人们早已散去了，只剩下他一人。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惆怅地慢慢地走了。

但是，朱湘是聪明的。转眼他五岁了，记忆力好，模仿力强，沉默寡言中，他学会了观察，并把周围的人和事都记在脑海中。

夏初的一天，他独自一人在树丛中，逮一只小蜻蜓。这时，一个哥哥从外头归来，路过他身边，瞅见他专注捕捉的神态，于是就故意逗他几句：“老五，你咋还在这儿玩？”朱湘住了手，望着他不言语。哥哥继续道：“你岳丈大人来家拜老爷子，你也得去见见呀。”朱湘心想今天家里真是热闹，父亲刚才还抱了他亲了好几次。可是岳丈大人是谁？他与我有何关系？为什么要我去见见？哥哥见他发愣，拍拍他的头，笑着边走边说：“快去呀，快去看看你的小媳妇呀。”

原来，这天，朱家确实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，他是朱延熹的老朋友，姓刘，江西武宁人，也是清末的一位翰林，曾与朱延熹在江西共事。当时，朱延熹是江西学台，刘是盐运史。由于俩人交情笃厚，志趣相投，遂为子女指腹为婚，结成姻亲。这一对包办的孩子，即是朱湘和刘家采云小姐。这天，刘翰特意来朱家会会故友，叙旧话谊。

蜻蜓早已飞走了。朱湘的耳边回响着哥哥的话。岳丈大人是谁？小媳妇又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不知道，但他知道这些人的到来，使父亲变得亲切了。这是个重要的客人！我得去看看！朱湘猛然想起，会客的时候，父亲都是换上马褂，以示礼仪、尊重。朱湘低头瞅瞅自己身上的单汗衫，认为十分的不合适。他撒腿奔回厢房，踩着板凳，翻遍了木箱，终于寻到了自己的一件棉马甲。他无比快乐，笨拙地套上了这件只有在秋冬才穿的棉马甲，俨然一个小绅士，一步一步地踏出厢房。刚步入院中，就被他的兄、姐们围住了，大家嘎嘎地笑个不停，然后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讪笑着。几只手，在他的身上摸来摸去。他们笑啥呢？朱湘不甚明白，但全身一阵阵燥热，汗也流出来了。他鼓着腮帮子，生气地望着眼前变幻的面孔，他听得他们一直在叫他“五傻子”，他不服气了，吼了一声：“我要见我小媳妇呢。”这一声，更引逗得大伙儿哄笑不止，直到父亲的仆人走过来，脱下他的棉马甲，把他抱走。

孤寂，被奚落的感受，从另一侧面，锻炼了他倔强、任性的个性。朱湘和他的几个兄姐们之间始终感情隔膜；即使到了后来，他长大成人，在他极贫困的日子里，他也绝不向他们低头求援。

六岁时，家里给朱湘请了老师。他读的第一本书叫《龙文鞭影》。这是一部四字一句的韵文史事书，读完之后，就读《诗经》。讲“读”并不确切，其实是“背”。如果背不出来，打手心并不多，只是常常罚站罢了。

书房在花园内，中间隔一个很大的院子，一个旧式凉亭的后面，就是家中的客厅。有一次，黄昏的时候，背着《诗经》中的

一首诗，突然，怎么也记不起来，于是，老师罚了，非令他背出才放学不可。朱湘独自站着，无心痴读，只觉得异常孤单、伤心，他想如果母亲还在，绝不会让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想着想着，泪便悄悄地落下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自己抽泣的声音。天黑时，家人终于来了，才保了他回家。这一晚，他思念起母亲，默默地流着泪，最后昏昏然入睡了。

父亲，尽管没有陪他玩乐的雅兴，但却没有放弃安排朱湘的学业。不久，朱湘又被送到离家几里路远的蒙馆学习。蒙馆的生活更加枯燥、单调。读书是他唯一的乐趣。就这样，八九岁时，朱湘就读完了《四书》，以及《左传》中的一小部分，并从此学着作文了。

对于一个从小就失去关怀的少年，书本的知识多少给这颗稚嫩的心灵洒上了一点温情的光辉。他如饥似渴，读了一本又一本古书，这给他将来丰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然而，寂寞，甚至恐惧，常常侵袭这个少年的心。在他的《我的童年》一文中，曾这样记载：“有一次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馆里，心里忽然涌起了寂寞、孤单的恐惧，忙着独自沿了路途，向家里走去……这里是土地庙与庙前的一棵大树与树下的茶摊，这里是路旁的一条小河，这里是我家里田亩旁的山坡，终于，在家里前院的场地上，看见了有庄丁在打谷，这时，我的心才放下了，舒畅了……”与书本整日的无声的交流，并不能填补少年固有的爱的空白。于是，他“怕”，怕什么？怕被人抛弃，怕失去现有的并不丰富的精神世界。对于一个内心恐惧的人来说，一点人声，一条流动的小河，一声鸟鸣，都会给他增添勇气、信心和力量。

十岁那一年，朱湘全家随父亲返回安徽太湖老家弥陀寺镇西的一个小山庄。这一带地势低凹，四面环山，宛如一个盆地。山上苍松翠柏，郁郁葱葱；在阳光照射下，树色呈现不同的色调，有淡青、灰色、深蓝，变幻着，当暮雾笼罩，山峦叠嶂，一切又显得异常神秘、美丽。山下有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河，滋润着两岸的土地……这儿的山山水水，都令朱湘感到新鲜、怡人。在成人面前，朱湘显出木讷、矜持，但在大自然之中，他又恢复了一个孩子的童真、活泼。这一段生活，在他以后的许多诗句中再现，他诗中空灵、纯朴的意境，与大自然的情境密不可分。

朱氏郎中在乡里行医几十年，年高德劭；其子朱延熹又为官清廉，德高望重。他们的回乡，自然受到乡邻们的敬重。于是，朱延熹将此山庄更名为“百草林”，喻示这里的山水人丁像小草那样旺盛、繁茂。他又将父亲的中药铺子改庭换面，叫做“百草林中药铺”，并挂起了金牌，扩容了铺面。

老祖父对朱湘尤为疼爱，小朱湘惊人的记忆力，聪慧的举止，深得老中医的赞赏。他为孙子延师专教，并亲自教授。因而，朱湘自幼就深受祖父辈封建士大夫“忠君爱国”思想的熏陶。严格的家庭教育也奠定了朱湘“宁受内制，不受外侮”的思想基础，这在他未来的求学生涯中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。

一九一五年，父亲朱延熹去世。遵照父亲的遗嘱，朱湘由在南京政府里供职的大哥抚养，因为年龄的悬殊，朱湘向来敬畏大哥，隔阂颇深，他倒情愿留在祖父身边，但是祖父也力不从心了。无奈，朱湘不得不遵从大哥的安排，去南京投考高小。

临行的前夜，他和老祖父相偕到天明。爷孙俩深厚的情

谊，却在分离时被沉默所包容、升华。清晨，朱湘依依不舍地上了轿子，他尽力地闭紧双眼，不忍看年迈的老祖父佝偻的身影，不忍看哗哗流淌的欢快的河水，不忍看他曾玩闹无忧的庭院……他低着头，被巨大的伤感压迫着。他强忍着眼中的泪。等到上了公路，轿夫们歇息时，他下了轿，禁不住扭头朝山下小村望去，泪忍不住地淌下来，他无声地吞咽着，又重新上了轿……

去南京投考的学校，是一所师范附属小学，算是很不错的学校。朱湘是考了国文，被录取的。

投考那一天，他的长兄带着他，坐着人力车去的。由于紧张，他攥着装有笔墨的布包的双手都出了汗。校门上的铁楣和巨大的校名匾，都令第一次投考的朱湘感到震动，触目惊心。

在朱湘的《投考》这篇散文中，他以近乎小说式的心理描写，细腻地表达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忐忑不安，亦惑亦悔亦恐亦喜的复杂心情。老师在分发试卷了：“他焦急地等候着。他很懊悔，进教室的时候，为什么要靠了门坐上这一排的最末一个座位，为什么不去那边，坐在那边外面一排的第一个座位上，因为，那样，他便可以第一个接到试题，赶早作文了……”多么可爱可怜的想法！这种纯粹是孩子的心态，在《投考》中还有好几处，读来饶有情趣！他还写道，看见同试者都用铅笔在打草稿，速度很快，他又反悔没把自己的铅笔带进考场，转念一想，假如铅笔断了，削起来又相当麻烦，还是不用的好，这样想着，他的心又轻松了许多。

这样一个炎热的下午，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紧张、忙碌做

着入学前的第一次考试，而且终于考试顺利，这有多大的欣慰和快乐啊。他想独自在蝉声喧闹的池塘边玩闹一阵，掷几个瓦片或石子，在水塘里打起几个漂亮的水漂儿，但大哥已经不耐烦了，皱着眉，高声招呼着小兄弟快登上人力车回家。

在读高小的三年里，朱湘的性情有了一些变化。这种生活，不像在蒙馆，没有称心的伙伴，只有老师的威严。在这儿，朱湘成天与同龄的孩子们朝夕相处，学校正规、开明的教育方式，打开了他封闭的个性，渐渐地他变得开朗了。他与同窗们无忧无虑地玩闹，有时甚至还排戏娱乐。记得朱湘还扮过一次女人，他自己感觉没演好，但台下人却说他扮的女人的步子走得像。

读书，是朱湘不变的课程。特别是侠义小说中的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的侠义心肠和豪气，深深地吸引着他！他崇拜英雄，并发誓要做一个“轰轰烈烈的英雄”，而且将不知出自何处的一句格言：“咬得菜根，百事可作”，工整地刻在书桌的右方，作为“座右铭”。他也果真这样按这“铭”做了，在吃饭的时候，下了决心，专咬菜根，牺牲别样的好菜。嚼着菜根，又发誓，将来真的做了英雄，一定让厨师烧一大盘自己最爱吃的肉丝香干……充溢着孩子式的单纯和幼稚。但这种“咬得菜根，百事可作”的思想，确实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朱湘今后的人生。在他的性格中，孤傲但不失侠义之气；热情却又往往轻信、郁闷；认真却又四处碰壁，尝尽人间冷酷。

朱湘最初读诗，喜爱诗，是杜甫的诗作。这时候，他只喜爱杜诗的音调，还不曾体会其精深。一九一七年后，朱湘考入了南京工业学校，曾经写过一篇作文《言志》。在此文中阐明将来